

## ■玉渊杂谭

## 《最强大脑》，徒有“科学”外衣而已

文·句艳华

## ■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最近火了一档电视综艺节目，而且是“国内首档大型科学类励志类真人秀”：《最强大脑》。据说这个节目借鉴自德国，经过本土化改造后，把《非诚勿扰》都挤出了黄金时段，来势汹汹啊！

国内的综艺节目起步比较晚，但步伐不慢。从《快乐大本营》开创综艺新风后，情感和家庭纠纷节目、选秀大会、相亲节目此起彼伏，力撑着电视媒体。2013年的《爸爸去哪儿》更是萌童出世，谁与争锋！益智类也有过一段值得回忆的日子，比如《开心辞典》、《幸运52》等。而《最强大脑》这

样以“科学”为旗帜，秀天赋异禀的节目，确实是头一回。

我们通常的一种说法是，需求产生市场，所以商家的基本功就是捕捉人们的需求，甚至是潜在的需求。而乔布斯的看法则是，人们常常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你要不断去为他们制造需求。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比起其他领域，综艺圈真是国内肯动脑筋的了，常常花样翻新地创造收视率，他们是最强的大脑，或者说《最强大脑》的团队的大脑才是最强的，他们既感受到了国内观众的审美疲劳，又及时为他们制造出了全新的消

遣需求，所以旗开得胜。

综艺节目的核心是娱乐性，即便是所谓的科教益智类，也同样是寓教于乐，“乐”是灵魂。对于这类真人秀综艺节目来说，“秀”则更是第一位的。而一个“秀”则包含着许多内容，比如情节、节奏、演员、演技，甚至于戏剧所要求的矛盾冲突，必要时也是少不了的。《最强大脑》无论从选手、嘉宾，还是评审、舞台设计，各个环节满满都是“戏”，秀得有声有色，既有现场效果，又有后场余味。这一段，惊叹于以周玮为首的奇才之奇的，赞叹其境遇之坎坷的，崇拜人类大脑之魅力

的人，比比皆是，观众们很满意。

——但它确实只是个成功的娱乐节目，至于那一点科教意义，就不要太当真了。“大脑”固然与科学有关，场上那位气质出众的博导评审也颇有“科学代言人”的范儿，所引发的讨论的思考当然也并非没有价值，但这些，真的只是细枝末节而已。这档节目做的是，将社会中的偏才怪才，填补人们对未知无穷无尽的向往，最终达到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的目的。那点科学性，是个调味，是件外衣而已。

## 大师的“圈子”



1877年秋，湖南湘潭乡间，木匠齐长麟带着小徒弟做完木工活回来，迎面碰到三个木匠，齐长麟侧身垂手，满脸堆笑，对方爱理不理，扬长而去。小徒弟不解：同是木匠，为何如此相待？师傅拉长了脸：小孩子不懂规矩！我们是做粗活的“大器作”，他们是做细活的“小器作”，怎敢并起并坐。小徒弟这才知道，木匠也分三六九等，每等各有“圈子”。日后，他功成名就，写了一本自传，开篇第一句便极为沉重：“穷人家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

这个小徒弟当时叫齐纯芝，后来名扬天下，大家叫他齐白石。他从“穷人窝子”挣扎出来，从“大器作”上位为“小器作”，又从“雕花匠”成为“画匠”，辗转各地，治印卖画，1917年定居北京，终于完成从“匠人”到“大师”的华丽转身。要知道，这个世上穷人多了，能出头的，真如齐白石所说，难若登天，大部分穷人不过是在贫困中呻吟而过时，把自己的生命做了它的车辙，甚或把贫穷作为唯一的遗产传给了子孙；这个世上的木匠也多了，能成为画家的，除了齐白石，恐也不多，大多数木匠在刨斧锯凿旁与刨花、木屑一并朽没了；这个世上的画家也不少，当得起“大师”二字的，却又有几个？

人是“圈子”的动物，圈中给予人支持、慰藉和约束。齐大师“逆袭”的一生，有几个“圈子”至关重要。第一个圈子是湖南老家的手艺人圈子，齐白石跟匠匠左仁满学笛子、胡琴，跟齐长麟学木工，跟雕花木工周之美学细木活。他还拜纸扎匠出身的画师萧梦辰及其朋友文少可学画肖像，“我认识了他们二位，画像这一项，就算有了门径了”。以“后视之明”来看，这恐怕不仅是技术的门径，还是艺术的门径。当然，从技术到艺术，还有赖于其它“圈子”。

第二个圈子是湘湖文人圈，核心是胡沁园和王国运。如果是齐白石是一块璞玉，胡沁园就是第一个剖开石胎的人。自在胡沁园家读书，齐白石“由于沁园师的吹嘘，朋友人的介绍，认识的人，渐渐地多了”，还与同学组成了诗社，而这又是传统文人不可缺少的“履历”。王国运名气更大，门人弟子更多，最奇的是“三匠”，也就是三个手艺人出身的弟子，铜匠曾招吉、铁匠张登寿、木匠齐白石。虽然齐白石自觉学问太浅，“不敢把湘湖师挂在嘴边”。但圈子默默地发挥着作用。有一次，有人介绍齐白石到湘潭县城给内阁中书李镇藩画像，这个李中书向来目中无人，对齐白石却彬彬有礼。原来他的同事、王国运的内弟蔡毓春曾对他说过“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的话。木匠齐白石不但在圈子里补习了文人必修课，还学会了文人圈的游戏规则。

第三个也最重要的是京城的艺术圈子，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键人物陈师曾。陈师曾是散原老人之子，史学家陈寅恪之兄，在京城艺术圈负有盛名。他很看重齐白石，齐白石说：“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陈师曾劝其“画吾自画自古，何必低首求同群”，还告诉他工笔画梅花，费力又不好看，齐白石从其建议，改换画法，进入新的境界。又是这个陈师曾，把齐白石的画作带到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卖出了大价钱，一时间，琉璃厂的“古董鬼”都找上门来，齐白石的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圈子中另一位关键人物是梅兰芳，正是他在人间间的应酬中，为籍籍无名的齐白石背书。齐白石为此画了《雪中送炭图》相赠，并题句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齐白石貌似也有机会加入一些别的圈子，但他拒绝了。樊樊山、夏午诒有意引他进入仕途，甚至去做内廷供奉，却被他拒绝。日寇占领北平期间，他闭门谢客，定出“画不卖与官家”的规矩，拒绝作画刻印。或许，正是择圈而人的气节与智慧，成就了一代大师。当然，政权鼎革之后，晚年齐白石还有一个重要的圈子，1949年，他刻石印两方献给毛泽东，次年，他与毛泽东、朱德共进晚餐，并把八十二岁所作最好的作品献给毛。他还携画参加抗美援朝书画义卖，并被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称为“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当然，这是另一个关于“圈子”的故事了。

区》，还是客观上时间更近的《黄金大劫案》——当年《石头》的剧作毛病依然。“巧合”依然有着刻意的痕迹，人物依然间或为了情节的推进而出现或消失，并不那么像一个真正在这世间活着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宁浩不断地为了成全情节而部分地牺牲人物的完善性和真实感，那么，他的电影还真的是：无人区。

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宁浩对于剧作的把控能力和他的世界观、电影观的忠实体现。他是一个更倾向于利用机巧的小聪明来编织巧合，并乐此不疲的人。那么他的电影能够升到一个至少在我看来更高的水平。彼时，如果宁浩说他不是一个艺术家，我也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是。但现在，当宁浩自己说，他只是个匠人时，我绝对不会说宁浩是在谦虚。

我只能说，既然他追求什么就得到了什么，他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只不过，他的电影真的是“无人区”。

最后，话语回到开头，既然“无人”，脱和不脱，也没有什么悬念可言了。赤裸的塑料人偶在橱窗里多的是，而给这电影穿上内衣的中影局，其实只不过是错误了“人”的存在罢了。我想，那是因为他们眼睛一向不太好。

## ■科林碎语

2014年是马年。马是一种吉祥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汉字中以马为偏旁有300以上，有关马的成语也有好几十之多。

追溯马的祖先，可以到达5000万年前，堪称“老马”。不过，那时的始祖马个儿矮小，其貌不扬。大小只同狐狸差不多，而且脖子短，没有威风凛凛的鬃毛。它们生活在温暖的森林之中，吃着鲜嫩枝叶。后来气候开始变冷，森林变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为了适应不断变干变硬的地面，马的脚趾由四个，三个，直至变到单趾，非常适宜在干燥和较硬的草原上快速行走。草原野马虽与人类差不多同时诞生，但人类驯化它只是四五千年前的事。然而，马一经驯化，以其功绩却后来居上，被古人列为六畜之首。

“马纬度”与“贸易风”在北半球广阔的热带洋面上盛行东北信风。近代欧洲商人常利用这种“守信”的东北信风飘洋过海，把马匹贩卖到北美洲。因为发现新大陆时那里没有马匹，贩卖马匹很赚钱。

可是，在信风带的北侧，也就是信风的源地的副热带高压带中是没有风的。如果贸易船队一旦向北误进了这个无风带，或者无风带暂时南移控制了船队的话，常常十天半个月动不了窝。马没有了草料和水，死了，不得不大批抛入海中。所以那时海面上常能看到漂浮的马尸。于是这个纬度带(约30—35°N)便得到了“马纬度”这么个怪名称。

如果说东北信风使欧洲商人赚了钱，因此他们把信风称作“贸易风”的话，那么，“马纬度”就是他们最头疼的赔钱地方了。

## 气象学说马事



苗青摄

“南船北马”和驿道 我国古代素有“南船北马”之说。意思是，南方因为雨量多，雨季长，河网纵横，因此人们日常交通多用船，还能载重；而北方雨量少，雨季短，河流稀少，“四野皆是路，放蹄尽通行”，交通自然以陆地的马和车为主。

实际上，虽说“南船北马”，但南也有马。最著名的是驿马，就是在国家交通干道上每隔60—100里设一个驿站，实行人马接力，昼夜兼程，日行五百里，风雨无阻地迅速传递圣旨和国家公文。历史上著名的杨贵妃在长安吃的鲜荔枝，就是用驿马从几千里外的南方快速运过来的。公元1141年宋高宗用12道金牌把抗金名将岳飞从抗金前线十万火急召回首都临安，在风波亭处死。这12道金牌也是用当时最快级别的驿马传送的。

“马服”“马甲”与“马褂” 我国在唐代以前汉族都穿传统的上衣下裳的汉服(冠服)，裳类似裙子。但是自从史称“五胡乱华”后，适应北方寒冬夏凉气候和骑射需要的胡服首先在北方流行。例如紧身窄袖，长裤马靴很适应骑射需要；而长袍袍袖可挡风防沙；小口衣裤和皮靴则利于严寒冬季中的保暖。实际上，“胡服骑射”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赵国建立骑兵的需要，但未能普及与流传。

与骑射有关的“马服”还有马甲和马褂。马甲其实本是为给马穿的护身甲，以防打仗中马受伤。人穿的背心，坎肩之类因与马甲形状相似，故后来亦称“马甲”。这在清代亦已普及。马褂

## 消失的马群

文·李美艳

怀着文学感性心灵进入中文系的人，念书时多半有几个罩门，文字学是其中之一。我自认慧根不差，在拿到厚重的《说文解字》时仍不由自主的冒起冷汗。

摹写古文字是文字学的附加作业，为了添加乐趣，我开始翻阅《说文解字》寻找有趣的字组，却因此发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马群”。

青黑色的马是驢，纯黑色是驢，赤色的是驢，黄白相间的是驢；较为精细的包括：驢是毛色浅白而黄，驢是有白色额毛的，驢是马尾根白，驢则是黄马黑喙……如果要分辨马的年纪与类型，古人依然周到：三岁的马叫作驹，青壮期的马是驹，高六尺的是驢，七尺以上是驢，长八尺是驢，连去势的马都有专属的称谓叫驢。前人对马的关心与了解超乎我们想象，如此大费周章去分辨马的存在，只有一个原因，我从文字间进入了那个以马为重的时代。

后来教书的时候提到马，我总是不忘和学生提起如此壮观的马群，身兼代步与战力的任务，就如今天的车，我们不总是直呼宾士、福特、MARCH、TOYOTA之名来分辨车的价值吗？说到这里学生就会笑起来。其实，我却仿佛在一次又一次的述说中，看见那数千种马匹的形象在脑中逐渐清晰，头上挂着足以辨识自己的名牌，用一种漠然表情看着我。我于是领悟：毛色分得愈清楚，身材计较得愈精细，就愈揭示了现实的残酷。也许仅失之毫厘，存在价值便谬以千里了。车子是无生命的货品，可以量化，而马却是生命，在数十种马名里，除了良马劣马的二分法外，看不见任何属于性格的描述，所谓马儿受尽荣宠的时代，正是马群被尽情商品化的时代。

原来人们习惯将生命分门别类，贴上标签，便于管理，以示重视。关爱的眼神如此之“重”，生命却如此之“轻”，自古至今都一个样。

马应该只有一个名字吧？就是马。就像男人女人小孩都只有一个名字，就是人。那么学生，当然就只是学生。金蛇吉祥，骏马报春。我不再在课堂上讲述马群的名字，它们重新成为古诗里的文字化石。但我知道，消失的马群用一个“马”字代替，藏匿在每一个时代的角落里。

## ■影像空间

## 无人的内衣

文·带鱼

在某种意义上，中影局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中国大陆当代电影才有了相比别国更为丰富的存在方式和分野。你甚至可以说，正是它令中国的电影更为多元，也正是它，赋予了当代中国电影以丰富的故事和幽深的内涵。近些年来，它也为影迷们制造过诸多传奇，它的审查和禁令，曾经为多少电影以及电影人或带上了炫目的光环或蒙上了迷离的薄纱……

在这层意义上，对于某些中国电影来说，中影局的禁令就像是一件情趣内衣。因为情趣内衣的逻辑告诉我们，所有遮蔽的本质其实都是强调。而当我们回首往事，看到一个又一个有趣的禁令帮助一部又一部中国电影成就了其地位和意义时，我们不禁要感慨：这是多么具有强调效果的遮蔽！这是多么好的内衣！

4年前，《无人区》穿上了这件内衣。当然，这令它在影迷的眼中价值大增，神秘而又性感。更有趣的是，时隔4年之后，它还能说……

所以，作为一个影迷，看《无人区》的趣味之一在于：脱了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这句话说得理性些，

就是，曾经的猜测与想象到底和真实之间存在有怎样的差异？在禁令的内衣之中，盛名之下，是否难符？

我在看完之后的结论是：果然难符。就像宁浩自己不断向别人强调的，他说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拍商业片的匠人，不是什么艺术家一样。《无人区》给我的感受其实就是一个“匠气”略重的商业片。

“匠气”这个词是我个人对宁浩电影中令我不满的那些成分的总结。对我来说，从第一部公映影片《疯狂的石头》到《无人区》，宁浩的电影始终都伴随着一丝的“匠气”。虽然未必重，但也从未断。

我所说的“匠气”，是一种主要来自于情节上的刻意感。当然，这同宁浩式的商业片风格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几乎宁浩的所有电影都是围绕同一类型的主题展开的，我暂且把它归结为“巧合”与“失控”。而制造这些“巧合”并使之具有人物行为逻辑上的合理性，再让这些合理的逻辑线索交错，并最终引发出一个“失控”场面，正是此类电影编辑的核心。从这个角度说，这样的电影好不好，重点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巧合”究竟够不够“巧”？第二，结

尾的“失控”究竟好不好玩儿？所谓不够“巧”，其内涵在于，编造的“巧合”终归可能不够天然，不够顺滑，因而需要不断地打磨，好让它合理平顺，而作为落点的“失控”，是所有“巧合”堆积的最终目标，如果不够有趣，则即使“巧合”的设计很好，也不免蛇尾。

在这层意义上，如果我们比较《疯狂的石头》和其参考作《两杆老烟枪》就能够发现，首先，被参考作品的编剧顺滑程度要明显高于宁浩的影片，宁浩的电影中，总是有一些刻意的为了“巧”而忽略人物性格发展，甚至模糊了日常逻辑的细节。而在结尾，在导致失控场面出现的原因和失控场面所引发的结果这两项上，《烟枪》也明显比《石头》更为荒诞并因而更有趣味和内涵。

当然，从《石头》到《无人区》到《黄金大劫案》宁浩确实变得比以前要成熟。但是，这种成熟更多地表现在摄影风格设计和调度风格的探索上，以及摒弃了初生牛犊的心态而导致的商业性的完善程度上。在他的最新作品中——无论是现在上映的《无人



安居乐业(国画)

刘永刚